

《口述历史》暨《口述自传丛书》出版座谈会纪要 正气顶风平冤案
一生就做了一件事 吕荧的历史悲剧 自由之精神 独立之人格
我的“抗战八年” 国债是一项事业 黄万里先生访谈录 撞不破的关系网
一支一度失去党领导的红军 改革 我在 1955 年 终身制的先驱

王俊义 丁 东 主编

口述历史

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俊义 丁东 主编

口述历史



C200513079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口述历史·第三辑/王俊义, 丁东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6

ISBN 7-5004-5087-7

I. 口… II. ①王…②丁… III. 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2876 号

责任编辑 郭沂涟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李颖明

版式设计 木 子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1201 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375 插 页 2

字 数 289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者的话

2002年夏天，我们启动了一项旨在推动口述史学发展的系统工程。这项工程由两套互相联系的丛书组成，一套是《口述历史》丛刊，一套是《口述自传丛书》。同时我们还组织了专题口述史著作和口述历史研究专著的出版。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几个板块的口述史著作的出版，为我国方兴未艾的口述史学提供一个交流平台，从而进一步推动口述史研究的发展；同时抢救珍贵历史资料，为关注中国近现代史的读者提供丰富的阅读资源。

《口述历史》已经出版两辑。《口述自传丛书》已有三种问世，有许福芦的《舒芜口述自传》、刘延民的《文强口述自传》和蔡彻的《黄药眠口述自传》。与此同时，我们还推出了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和杨祥银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后者是一部研究口述史学的理论专著。

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厚爱和支持，有的给予我们热情鼓励，有的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不足，也有的惠赐佳作，已经有不少读者成为了我们的作者和朋友。大家的关心和爱护，使我们深感欣慰和喜悦，也坚定了我们编辑好出版好口述史著作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只有进一步把口述历史的出版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才能回报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厚爱，并借此表达对他们的诚挚谢意。

《口述历史》第三辑在体例上仍然沿用第一、二辑的范式。仍设逝者留声、长卷先睹、名流青史、百姓沧桑、多维视角、评议与思考等栏目；在史学观念和价值追求上，力图更好地体现我们在第一辑《编者的话》及其他场合一再申明的宗旨，即不以既定的结论剪裁史实，而是以鲜活的史实刷新历史的成见，填补史学记载的空白和盲点；努力展示历史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不溢美，不隐恶；揭示历史事

件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脸谱化；给予重要人物的历史活动和平民百姓的历史命运以同样的重视，小人物的命运也可以反映大历史的变迁；重视细节的力量，让细节突现历史的真谛；拓宽史学的视野，从政治史向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广泛的领域延伸，再现历史的丰富多样性；内容上兼顾史述和史论，以述为主，述论结合，注重可读性；包容不同意见的争鸣，对同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回忆与评价，通过讨论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三辑收入的口述历史作品内容较前两辑更加丰富。既有学术上的理论阐释，也有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回顾。例如“评议与思考”栏目中收入的龚育之、金冲及、丁伟志、汝信等学界前辈在《口述历史》暨《口述自传丛书》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饶有趣味。因为他们都是造诣深厚的学者和党史专家，熟悉中国近现代史；他们与《口述历史》的一些传主认识，有过交往或共过事；他们又都仔细地读过《口述历史》和《口述自传丛书》。他们不仅就口述历史的意义、定义、规范等重要学术问题发表高见，而且还谈到很多与书中的口述者交往的具体细节，他们的发言本身也是不可多得的口述历史。又如《吕荧的历史悲剧》一篇，胡风、绿原、牛汉、舒芜、张光年等 24 位当事人回忆吕荧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幕，即他在 1955 年 5 月 25 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为胡风辩护”的发言，不同的人谈同一件事，每个人的记忆不同，表述也不尽相同，但相当细腻、真实和生动。具体的场景和细节描述，不仅丰富了历史本身，使历史更加接近真实，而且能够反映口述历史的特点，具有很高的文本研究价值。

《口述历史》是我们近年开发的重点项目，它不但具有较高的可读性，而且对于推动史学研究也有独特的价值。人们已经意识到，单凭文献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局限性很大。许多重要的事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许多重要的档案尚未开放；更多的寻常百姓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的行动和感受尚未被历史所记载。口述历史改变了这种状况，它打破了过去仅仅以文献资料为根据、由历史学家撰写的传统史学叙述方式，让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直接讲述历史，将个体

生命体验融入历史学之中,既弥补了文献史料之不足,又可以校正可能出现的认识误差,同时使历史呈现出有血有肉的个性特征,更增加了历史的丰富性、生动性、真实性和可读性。因此,口述史学方法的应用必将开创 20 世纪中国史研究的新局面。

机不可失,“抢”字当头

——琐议有关 20 世纪史事的“口述”、整理与编纂

丁伟志

读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口述历史》第一辑和几本“口述自传”，感触良多，觉得有些话可以说一说。其实，概括起来无非是两句，一句是：“期待已久，相见恨晚。”一句是：“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口述历史”，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历史文献中总会有许多亲历者口述、执笔者记录整理的内容：独立成文成书的虽然不很多，但也还有。共和国建立以来，在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和《星火燎原》、《红旗飘飘》这类书里，以及各种期刊里，也有不少“口述历史”的篇章发表。一些研究单位，也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工作。不过总的说来，不够系统，也不够分量，难以形成有足够影响力的规模。回想起来，许多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的良机，都由于这样那样的干扰或者由于历史学界对“口述历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错过了。比如建国初期，亲历晚清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老人仍然健在，可惜没有有心者花心血去组织采访和笔录他们回忆和述说亲身经历的往事。又比如，“文革”劫难结束后，还是有一批经历丰富、学识渊博的老政治家、老实业家、老学者、老文化人健在，遗憾的是我们又缺乏精心的筹划和组织，去诚心诚意地请这些硕果仅存的老人们来做“口述历史”。“劫后余灰”本已稀少，留存于老人头脑里的珍贵记忆却多又随着人归道山而飘逝无踪，岂不更加教人觉得殊堪惋惜。

现今难得我们一些有识之士奋起承担起编纂“口述历史”这项重

任，实在叫人感动而佩服。不过，总是不免让人觉得有些“恨”其为时已“晚”了。按《口述历史》丛书的编纂意图，是想以20世纪这一百年作为现在要作的“口述历史”的时限。可是，试想现在还能有几位寿逾百岁的老人能够清晰地回忆起20世纪初年的往事呢？即使记得，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些“儿时记趣”一类的片段；亲履过并且现在还能够叙述出20世纪头20年的历史大事的人，恐怕世上已经所存无几了。记得197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召开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我们还请了五四运动参加者许德珩老先生为会议致“开幕词”。会议期间，还邀请到当年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邓颖超、许德珩等七八位老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可是韶光易失，到了20年之后的1999年，举行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已经再也无法请到一位五四运动的参加者与会了。由此看来，我们现在着手编纂20世纪前20年的“口述历史”，已经难乎其难，确乎是为时已晚了。

不过，话说回来，早和晚毕竟是相对的；现在赶紧抓起“口述历史”的编纂，总比再拖若干年，还是及时的。现今亲履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历史的老人仍多有健在者；至于50年代至70年代的历史，自然有更大量的当事人在。现在来抓紧进行“20世纪口述历史”这项大工程，倒也还是具有“亡羊补牢”意义的适时之举。况且，从长远看，现在抓紧“口述历史”的编纂，也应当算得上是“为时未晚”；试想，如果我们这项工作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再过二三十年后回头来看，那时的人一定会感谢老一代具有眼光的学者们当年不失时机地抢救下了一批珍贵史料。自然，值得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是，真正在20世纪后80年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承担者，这样的历史人物辞世的已不在少数。所以，“补牢”的工作，无疑具有十分紧迫的性质。看来是得争分夺秒、“抢字当头”了。“文化大革命”的事，现在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都恍如隔世，重要知情者已经甚少；这才是过去了不到30年的事，追记其过程及关键情节已非易事，遑论“文革”以前的陈年流水账。千万不可以为20世纪刚刚才过去了四年，而产生“20世纪口述史”的工作大有从容为之的错觉。像我们这

批上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出生的人,如今都是年过古稀的人,更何况那些比我们还年长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长者呢!时不我待,有足够资格承担起重量级的“口述历史”的口述人,总是一天天减少着,甚至可以说是在迅速地减少下去;有志于从事“口述历史”编纂事业的朋友们,是得赶快瞅准对象,拟订计划,分别重轻急缓,一批批、一位位地“抢”上手了。

在抢时间的同时,无疑还得讲求提高质量。过去我们“口述历史”的工作成绩之所以不甚显著,其缘由除因错失了一些重要时机之外,再就是由于质量不够高、分量不够重。有鉴于此,我们今天从事这项工作,从开始起就应当有一个明确的高质量的要求,以求把这件事办得又快又好。

我以为,为了保证和提高“口述历史”成果的质量,首要的是必须先给“口述历史”定性。“口述历史”不是文学创作,不是道听途说的传闻,更不是随意编造的“演义”或“戏说”。依我看,给“口述历史”定性定位,最好的名称就是借用我国传统的史学典籍的一种称谓:《实录》。“口述历史”只应该严格地规定为对于当事人(亦即口述者)亲历而非传闻的如实记录——实事实说。真实性,是“口述历史”的灵魂。真实与否,是“口述历史”成败的分水岭。据此标准,口述者和整理者在讲述和协作的过程中,都无须乎过多地去渲染情感,也没有必要发表长篇的宏议说论。“口述历史”的行文体裁,是不是可以考虑定为:“叙事、传情、寓理。”基本路数是实实在在地“叙事”,而将“情”与“理”寓于其中。

“口述历史”,除有部分文字和音像资料可做根据外,无疑有很大部分要依靠回忆,因此由于记忆等类原因而造成疏漏失误的事,在所难免。但是,述和录双方合作者一定要同心协力想方设法把一切“不实”的情节,消灭在付印之前。尽早地发现、努力地查证、周密地分析和妥当地解决好书稿中带有“失实”嫌疑大大小小的问题,是“口述历史”作者的神圣职责。碰到委实解决不了的难题怎么办?恐怕只有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一条以不变应万变的不二法门。实在疑而难决,那就只好采取“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态

度，把问题明摆出来，并且把它挂起来。

要想保证和提高“口述历史”成果的质量，整理者的责任自然是重大的。希望参与整理工作的朋友们，不要把这项工作仅仅看成是做记录和进行一点文字加工的简单文案工作，而是应该像唐德刚先生撰写《胡适口述自传》那样，把它当成一项研究工作来做。首先，作为采访者就应当熟悉有关的业务——把自己变成熟悉被采访者所要“口述”的有关历史内容的“内行”。最好是在访问前，对于“口述”者的个人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所从事的事业、所研究的学术领域、所擅长的或所喜爱的文化情趣，以及他最为亲近的家人亲朋和社会交往的圈子，都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自然是了解得越详细越好；而且在合作过程中还可以不断补充有关知识。这样的基本功，对于采访者、整理者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口述”者也需要采访者、整理者的帮助。或者由于年代久远而记忆产生疏漏和差错，或者由于从个人角度难以辨识某些事情的大小轻重，如此等等都是需要采访者、整理者及时提醒和支援的。采访者整理者对于“口述”者所做的往事回忆，尤其是对于重大史事的回忆，如能敏锐而恰当地及时发现并提出问题，或者提出“旁证”，那对于校正疏漏与失误，对于内容的丰富和深度的挖掘，必定会大有帮助。当然提出问题，是加强合作的一种方式，不但必须尊重“口述”者，而且应该问得得体，问的是地方；同时更需要切记孔老夫子的至理名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说，切记不要犯主观武断的毛病——因为作为采访者、整理者，毕竟不是亲身经历那段历史的人。合作双方发生了不能解决的分歧怎么办？可能最好的办法还是“挂起来”；当然也可以设想用较为和缓的方式，把不同的“另一说”或“另几说”一并列出，注明备考，而慎作或不作裁决。

顺便说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出版的几本《口述自传》中，确乎还存在着一些事实情节上的差错。如何才能把差错降到最低限度，我想很有用的办法之一，就是花点力气采访一些与“口述”者共同参与过某些活动的其他当事人，尽可能多找一些“旁证”，这样做大概会帮助“口述历史”更加精确、更加完备。

谨献上这点刍蕘之见,以供从事“口述历史”这项大工程的朋友们参考,同时也借以表达翘首以待更多的“口述历史”佳作问世的心情。

2004年3月25日

目 录

1 编者的话

5 卷首语：机不可失，“抢”字当头 丁伟志

评 议 与 思 考

3 《口述历史》暨《口述自传丛书》出版座谈会纪要

逝 者 留 声

31 黄万里先生访谈录

黄万里口述 唐少杰采写

37 我在 1955 年

朱锡侯口述 朱新地采写

名 流 青 史

69 一生就做了一件事

吴汝康口述 李路阳采写

95 自由之精神 独立之人格

——访邹承鲁院士

邹承鲁口述 熊卫民采写

115 一支一度失去党领导的红军

魏天禄口述 魏淮 杨晓敏整理

129 改革干部终身制的先驱

薛毅口述 邢小群采写

百 姓 沧 桑

149 我的“抗战八年”

刘敬坤口述 段跃 刘小萌采写

207 正气顶风平冤案

程步鳌口述 程太生采写

225 国债是一项事业

张加伦口述 徐绥之采写并注释

长 卷 先 睹

263 撞不破的关系网

刘汝舟口述 定宜庄采写

多 维 视 角

285 吕荧的历史悲剧

——众说吕荧

胡风等口述 闻敏采写

口述历史

评议与思考

• 《口述历史》暨《口述自传丛书》出版座谈会纪要

《口述历史》暨《口述自传丛书》 出版座谈会纪要

时 间：2003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地 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层学术报告厅

【编者前记】《口述历史》与《口述自传丛书》问世以来，受到各界广泛关注：或予报道评论、或惠赐佳作、或建言献策、或订正讹误，编者从中深受鼓舞和鞭策。为不负各方关怀与厚爱，并能有机会更多地听取批评和建议，我们于 2003 年 12 月下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办了《口述历史》与《口述自传丛书》出版座谈会，应邀与会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龚育之、金冲及、汝信、丁伟志、张文彬、张岂之等，都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真挚诚恳的讲话。他们不仅对已出版的《口述历史》与《口述自传丛书》进行了品评，还就口述历史这一史学分支的重要价值、定位、特色，以及如何把这两种读物办得更好，提出了许多宏识高论与真知灼见。这些高见对进一步编辑出版好《口述历史》与《口述自传丛书》，乃至对推动口述历史的研究与发展大有助益。特此刊发座谈会纪要，以飨读者。

张树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去年夏天，我们出版社启动了一项出版工程，这项工程主要是由两套互相联系的丛书组成的，一套是分集出版的《口述历史》，一套是《口述自传丛书》。《口述历史》是一套带有丛刊性质的连续出版物，以发表口述史料性文字为主，同时刊载探讨口述史学的理论、批评文章。每集大约有 20 万字左右，配以相关的照片，图文并茂。

《口述历史》第一集已经在今年秋天问世了。《口述自传丛书》

是以名人的口述自传组成的系列。传主有的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领导人，有的是经验丰富的知名人士，也有的是普通百姓，他们或是作为当事人见证了某个重大事件，或者是在某一领域有过突出的业绩，其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的个人传记反映了我们国家、民族的历史。已经出版的有许福芦整理的《舒芜口述自传》，刘延民整理的《文强口述自传》和蔡彻整理《黄药眠口述自传》，还有几种在编辑、出版过程之中。此外配合这两套书，我们还打算出版以口述史为题材的其他读物，比如近日我们将要出版一本《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还有一本《中国知青口述史》，前者是研究口述史学的理论专著，后者是关于知青运动的多人口述史料的整理。

口述史料能够为史学研究提供必不可少的依据。口述史学又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目前口述史学在中国正处于方兴未艾的时期，一些高校和研究部门先后成立了口述史学专门的研究机构，一些口述史著作陆续出版。但是，我们觉得，国内还缺少专门的口述史学成果的交流、展示平台。我们出版《口述历史》丛刊和《口述自传丛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构筑这个平台，从而推动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我们设想将来把《口述历史》办成一个刊物，使它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交流园地。

这两套丛书出版以后，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有的专家给我们寄来了稿件，有的读者写信对我们给予鼓励，为我们出主意，还有的热心人对我们书中的问题提出善意的批评。大家的关心使我们感到十分欣慰，极大地坚定了我们出好这两套书的信心，我们今天召开这个座谈会，就是想进一步聆听在座的领导、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王俊义（《口述历史》及《口述自传丛书》主编，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

今天能有这么多德高望重的领导和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及新闻媒体的朋友们应邀出席座谈会，充分体现了对我们工作的关爱和支持。